

# 归山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代凤

手中那件白大褂,被我洗了17年,早已不是当初那种鲜亮的纯白色。它成了一种柔和的、泛着些许青灰的月白色,像被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浸染过,又像被无影灯长久漂洗过。我的耳朵,早已习惯了监护仪单调而揪心的滴答声。

所以,当那纸调令在深夜里抵达我手中,字迹指明一个陌生的乡村时,心里泛起的,竟不是同事们那一片“可惜了”的叹息,而是一种奇异的、水到渠成的平静。我本来自山野,如今山野唤我回去,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满?

## 1

下乡那天,吉普车像一叶扁舟,在无边的云雾里盘旋、浮沉。车窗紧闭,仍觉得有湿湿的凉气渗进来。司机打破沉寂,指着窗外说:“瞧,大鹏展翅!”我凝神望去,只见远处苍黛的山脊在云海的翻涌中时隐时现,那起伏的轮廓,果真像极了一只敛翼歇息的巨鸟,沉静而又蓄满了力量。那一刻,我心里豁然开朗:人生在世,许多时候,并非我们在选择道路,而是道路在选择那个它认为合适的行走之人。

我的新生活,是从被露水打湿的裤管开始的。晨起巡山,沿着蜿蜒的土路走入林子深处,路旁的杂草高过膝盖,每走一步,便是一阵冰凉的潮意,透过薄薄的衣服,直贴到皮肤上。这沁人的湿润,忽然让我想起产房外,那些新生儿响亮的初啼,他们身上也带着这股清冽的、属于生命原初的甘露气息。老护林员走在前面,背影敦实得像一截老树桩。他教我辨认防火道的走向,我看见他的手黝黑、粗糙,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裂口,像一张微缩的、饱经风霜的山峦等高线图。“树长得太密了,就得间伐,透光、透气,才能成材。”他一边用柴刀利落地劈开拦路的荆棘,一边慢悠悠地说,“人呀,也一样,得懂得给自己留点空隙。”

那年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。夜半时分,雷声像巨鼓在屋顶擂响,我举着昏黄的



手电,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查看险情。雨水如瓢泼,砸在雨衣上噼啪作响,山路已成泥泞的溪流。四周只有轰鸣的水声充斥天地。在这自然的巨大咆哮里,我忽然想起在医院值班的无数个深夜,那时,我守护的是一个个孤立而具体的心跳。而此刻,我倾听并守护的,是脚下这座大山的、沉雄而博大的脉动。那一刻,职责从精微走向辽阔。天亮时分,我一身泥水回到镇上,灶上却温着一壶姜茶,掀开盖,热气扑面,几颗红褐的枣子在茶汤里载沉载浮,像一个个小小的、温暖的救生圈,瞬间将我从风雨的寒凉里打捞上来。

## 2

筹建农家书屋时,我特意选了村里那间最老的木房子。阳光从木格的窗棂透进来,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梁上有燕子筑巢,呢喃的软语,与角落里翻动书页的沙沙声,奇妙地应和着,成了书屋最动人的背景音。孩子们挤在一处,脑袋凑着脑袋,看那本彩页的《昆虫记》;老人们戴着老花镜,在灯下细细地寻觅养殖獭兔的手册。某个夏日的黄昏,我看见平日里那个沉默的、满脸风霜的放羊汉子,正倚在书架边,捧着一本泛黄的《诗经》,他粗粝得像树皮的手指,极为虔诚地抚过那一行诗句——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我心里蓦地一动,仿佛懂了古时庖丁解牛的道理:好的政策,不该是锋利的、冷冰冰的解剖刀,而应像庖丁手中的利刃,顺应肌理,游走于骨隙之间,“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

深秋,山风已有了寒意。我走访一户贫困户,为他们办理新的医保手续。家中只有一位老妪,她从炕席下摸索了许久,掏出一个薄薄的存折,外面用褪色的蓝布包了三层,解开时,手指微微发抖。“党的政策好,俺知道。”她颤巍巍地在表格上按下手印,浑浊的眼睛望着我,“娃娃,如果你们常来坐坐,更好。”

那一瞬间,我触摸到了政策文件铅字



以外的、活生生的温度。这恰如《庄子》所言:“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响以湿,相濡以沫……”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而言,他们需要的,不仅是救命的政策活水,还有困境中人与人之间不离不弃的、温暖的水汽相濡。

常有旧识问起:“从城里的三甲医院,到这偏远的穷乡僻壤,可曾有过一丝后悔?”我总是不答,只是指着山间那些舒卷自在的云给他们看。陶弘景说:“岭上多白云,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。”这山间的云,出岫无心,归山却有意。我渐渐明白,在手术台前,我是解除具体病痛的医者;在这苍茫山野间,我愿做一个守护万千生灵的赤子。就像山涧的溪流,它从不计较容身的河道是什么形状,只是随物赋形,或奔流,或潺湲,其中的真自在,远非固守一隅可比。

## 3

我最爱暮色四合时的辰光。站在稍高的坡上,看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炊烟,那淡淡的青色烟霭,与天边绚烂的晚霞渐渐交融,不分彼此。鼻尖能嗅到这家煮新米的饭香,那家炒野笋的油香,所有的气息,都在温暖的夕光里,织成一张巨大而柔软的网,将整个村庄温柔地笼罩。

这时,手机响了,是旧日的同窗,越洋电话那头,背景音是都市特有的喧嚣。“刚做完一个跨国并购案,累瘫了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成功的疲惫。山里的信号飘忽不定,我们断断续续地交谈,像是不同纬度的候鸟隔空鸣叫。但我心里很清楚,他守护的是资本与市场的滔滔江河,我守护的是生命与乡土的厚实土壤,看似迥异,实则都是这天地运行间不可或缺的节律。

今年逢着春旱,田地龟裂,我带着村民四处寻找水源。几乎寻遍了所有可能的洼地,皆无所获。最后,在一处岩缝深处,我发现了一线极其细微的湿痕。扒开



生佛兴,遂斥两万贯脂粉钱,命工匠开凿佛像。这一笔倾注,竟造就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——卢舍那大佛。

站在卢舍那大佛脚下仰望,佛容丰满圆润,端庄祥和,既有佛陀的慈悲庄严,又有女子的温婉柔美。佛像背西面东,每日迎朝阳而起,送落日而息,仿佛这位女帝将自己的精神魂魄,永远定格在了伊阙山水间。她将肉身安葬于咸阳乾陵,陵前双峰如阙,神道纵贯,却立一块无字碑,不着一字,尽胜千言。功过是非,留与青史评说,这份豁达与魄力,恰如伊阙山水,静默却自有力量。

穿过伊水,便登香山。初闻“香山”二字,竟有片刻恍惚——惯闻北京香山之名,未料洛阳亦有此山。信步漫游间,忽见“白居易墓”指示牌,心头一惊,随即释然:哦,他本号“香山居士”,生以香山为号,死以香山为眠,或许这是他宿命般的归依。白居易,这位被称作“诗魔”的唐代大诗人,留存诗篇数量冠绝盛唐。“魔”之一字,恰是他嗜诗如命的写照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,道尽天涯沦落的共情,让多少失意人泪湿青衫;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”,描摹倾城之姿,让多少痴男女黯然销魂;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藏尽生命的坚韧哲理;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写尽知己相聚的温情;而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

乱石,俯耳倾听,竟有潺潺之音。一位随行的80岁老山民,激动地用沙哑的嗓子,唱起了我从未听过的、旋律古朴苍凉的找水古谣。歌声在山谷间回荡,那一刻,我心中忽然一片雪亮。庄子行走于山,借栎社树论“材与不材之间”,我以往总觉是明哲保身的无奈,此刻方悟,这或许更是一种“用”之大境。便如眼前这山泉,它细小,看似无用,可以悄然润泽一株倔强的野花,亦可千回百转,汇入远方的江河,成就其浩荡。它看似无用,却是这片土地上一切生机的本源。

## 4

如今,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,压着几片巡山时采来的草药标本。其中一片是当归,那交错的根系虽已干枯,却依然散发着一种沉郁的芬芳。这名字起得真好——当归!这让我想起“归墟”的古老传说,说那海底有无底之谷,是百川归往之处,它看似虚空,却蕴含了造化的所有秘密。

我们这些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基层工作者,或许也正像是在编撰一部新时代的《山经》,记录着这里的草木、人情与变迁。字句平凡,甚至琐碎,却或许是这个民族血脉里,最坚韧、最深沉的那些根系。夜半时分,提笔写工作日志,总习惯先沏一杯茶,只七分满。看那卷曲的干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,复原成一片片鲜活的碧色,载沉载浮,像极了我走过的年岁。那三分,留给城市里17年的记忆,消毒水的气味和生命的争分夺秒;这三分,献给山野9年的晨昏,露水、炊烟与古谣;最后那一分,我愿它永远空着,盛着清明的虚空,以迎接下一个,需要我奔赴的、湿漉漉的黎明。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虚舟”之境吧?无所系缚,无所滞碍,以空明的心应无穷的变,于是每一次触碰,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,留下真切而独特的生命刻痕。



# 不朽的伊阙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傅建林

初闻“伊阙”二字,是在高中历史课本里。彼时只知其名,未识其地,仅记得秦将白起在此大破韩魏联军,那场大战是大秦叩开中原的开篇序曲。年少的我,未深究战史的铁血,却独独被这两个字攫住了心神——伊阙,唇齿相叩间,似有古水潺潺,又含山阙巍巍,音韵婉转,余味悠长,竟成了心头一份莫名的牵念。

初抵洛阳,原是为龙门石窟而来。待行至石窟山前,最先映入眼帘的,却不是“龙门石窟”的匾



额,而是“伊阙”二字,笔力苍劲,嵌于山石之上。那一刻,心头惦念的迷雾骤然散尽:原来这魂牵梦萦的名字,竟如此真切地扎根在洛阳的山河里。

洛水之北为阳,洛阳初建,便因地处洛水之北得名。至隋朝扩建,伊水已横亘城南。沿伊水南行二里,两岸群山兀立,形如天门——东为香山,西为龙门山。隋炀帝营都洛阳时,见此山形如阙,又临伊水,便定名“伊阙”;而“龙门”之名,更藏天子气象,遂成后世通行之谓。《水经注》早有记载:“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,两山相对,望之若阙,伊水历其间,故谓之伊阙。”神话与史实在此交织,给这方山水添了几分悠远。

隋炀帝定下的“伊阙”之名,或许未曾想过,日后会因一位女子,绽放出千古不朽的光华。那位改写历史的女子,便是武则天。传闻她见伊阙山石灵秀,忽



愿天寒”,更见他对苍生的悲悯。

白居易的墓在香山琵琶峰上,砖砌圆墓,形如覆釜,黄土覆顶,荒草萋萋,墓碑上“唐少傅白公墓”六字,古朴凝重。琵琶峰之名,一说源于《琵琶行》,另一说因山峰形似琵琶,天然与诗魂暗合。是天意,亦是诗人与这方山水的不解之缘。

回溯千年,伊阙的每一寸山石、每一缕流水,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。大禹挥斧疏川,劈开龙门通伊水;白起挥师鏖战,奠定大秦一统基业;隋炀帝营都定名,让伊阙融入王朝气象;武则天凿佛立像,将精神定格为永恒;白居易结庐长眠,让诗魂永驻香山。

站在琵琶峰顶远眺,伊水如带,两山如阙,卢舍那大佛的剪影在夕阳下愈发清晰。武则天的雄才、白居易的诗心,早已随岁月流逝,但他们的精神魂魄却与伊阙山水融为一体。山不朽,水不竭,伊阙便不朽;伊阙不朽,那些曾在此留下印记的灵魂,便永远鲜活。这份不朽,穿越千年风雨,惠泽华夏大地,亦在每个踏足此地的人心中,种下一份对历史的敬畏、对人文的眷恋。

